

独立书评

# 像植物一般慢慢生长

林颀

翻开这本书,“像植物一般慢慢生长”,这个标题映入眼帘,我愣了愣。这是邓安庆为这部小说集写的自序。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,跟这个标题几乎一样。

“缓慢的小说,缓慢的人生,缓慢的结局,一直就想写像植物一样慢慢生长的小说,没有多少曲折的情节,构建一个生活环境,让人物在其中慢慢地过自己的日子。邓安庆这句话,阐明的是他的文学创作观点,何尝不是他的人生观?予予我的印象,向来是一个温和的人,不掺和激烈的争议,有点小幽默,容易小满足,容易被微小的事情所打动。

《留灯》是邓安庆的中篇小说集,收录了《幽慢》《留灯》《清水》《跟随》四篇作品。这些作品起笔于2017年,搁置几年后才写完。小说集是在孤寂的日子里长出来的,在写作者的感觉里,他的“主观时间”既短暂又漫长,写了四篇小说,仿佛也写完了自己的前半生。

《幽慢》。“我”跟着妈妈流离异地,几经周折,落脚在一家小旅馆,破落的设施、嘈杂的人声、铁锈的水迹、妈妈与陌生人的对话……难以入眠的夜晚。次日,妈妈带着“我”寻亲问友,“我”在亲戚讶异的视线里,回忆起父母的争吵和离异。幽慢,是“捉迷藏”的一种乡间称呼。幽,深幽的幽;慢,缓慢。在“幽慢”里打转,怎样找到出口?

《留灯》。留灯,是名字,也是希望。留灯,寄住二姑家中的初中生,时时处处小心翼翼。雅楠,二姑的二女儿,不得宠的、小刺猬般的孩子。留灯与雅楠,都是孤独的、被忽视的孩子,由互相看不对眼到相互理解,以一本日记为契机,渐渐地靠近,渐渐地结出了情谊,渐渐地,有一盏灯为彼此而留。

《清水》。仿佛黑塞《在轮下》的意味。少年的友情是奇妙的关系。一个是沉默的聆听者,另一个是众人眼中侃侃而谈的才子。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,是一本书,乌纳穆诺的《生命的悲剧意识》。才子为什么突然退学?众人议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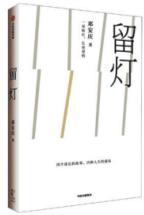
纷纷,疑惑不解。也许,只有他懂得。

《跟随》。“里面还有人吗?”在男厕所门口,肥肥问“我”。然后,肥肥让“我”帮她守着门口。这是“我”和同事肥肥的第一次对话。嗯,肥肥,有点大胆、自来熟的、不守规矩的女孩。在随后的相处里,“我”逐渐成为肥肥的朋友,她在职场的打拼,她遭受的骚扰,她的叛逆与勇敢,她的喜怒哀乐,“我”都将目睹,并且感受她经历的一切。晚安,肥肥。

以素淡的笔调娓娓道来,这些人物都很普通,故事也普通,很少跌宕起伏,没有波澜曲折,像水一样流过,像日子一样翻过,它们之所以能被写成文字,依靠的是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经验感悟,依靠的是作者长年累积培养出来的韧劲和对他人的同理心,它们就像植物一般慢慢生长,成为滋养他的文学创作的养分,将普通人不足言道的琐碎光阴连缀成白纸黑字的文章,将对现实的无力感

转化成文字的生命力,让我们足以映照自身,足以共鸣。

四篇小说,对应四个时间点,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初入职场。四个主人公姓名不同,然而,都是内向、敏感、柔软的人,都处在彷徨困惑的境地,在内心中叩问命运的走向,他们是四个人,也仿佛是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的四个阶段。因此,这部小说集也可视为“串珠式”的普通乡镇青年的长篇成长记录,每一个这样的青年,都像植物一般慢慢生长。



《留灯》 邓安庆 著 中信出版集团



山峰互相看见,而蜷缩在山峰影子里的洼地和小山谷彼此一无所知,尽管它们通常都处在同一个水平上。



## 最大的悬疑是人心

知秋

由冯小刚导演,宋佳、王阳主演的情感悬疑剧《回响》于今年3月在网络平台播出,该剧改编自作家东西的同名小说,正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之一。作者在电视剧播出后接受采访时表示,在他看来,这是一部情感推理剧,主人公能够侦破案件却未必能侦破人心,“人心才是最大的悬疑”。写作小说时,东西首次尝试“推理+心理”的新模式,他想写一写人心到底有多宽广深邃,所以他写下开头又停住,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填补在侦破和心理学两方面的知识欠缺。

与网剧不同,小说以“案件线”与“感情线”推进故事,奇数章节写女警冉咚咚侦破推理案件,偶数章节写冉咚咚与丈夫慕达夫的情感危机,分叙双线,最后一章双线融合,在刑侦推理的同时,有更多的心理推敲,既呈现现实的复杂性又描写心灵的浩瀚。双线并行,相互缠绕,形成了“回响”的效果。

东西说他最开始的时候,想写一则关于信任危机的故事,“现在人与人之间信任度在下降,落实到夫妻间,便是出现情感危机。”因为觉得只写情感线有些单薄,便想到了侦探这条线。以一起年轻女性被杀案为开头,多个犯罪嫌疑人次第浮现。而负责这起案件的女警冉咚咚,在调查中突然发现丈夫慕达夫私自开房……案件的真相最终揭开,情感的真相,却越来越模糊。

东西说他最开始的时候,想写一则关于信任危机的故事,“现在人与人之间信任度在下降,落实到夫妻间,便是出现情感危机。”因为觉得只写情感线有些单薄,便想到了侦探这条线。以一起年轻女性被杀案为开头,多个犯罪嫌疑人次第浮现。而负责这起案件的女警冉咚咚,在调查中突然发现丈夫慕达夫私自开房……案件的真相最终揭开,情感的真相,却越来越模糊。

侦破线其实也涉及人心。漂亮女孩夏冰情想逃离令人窒息的父母,不想却做了小三,最终被杀身亡。所有相关人员都有自己的心思,徐山川想解决麻烦,徐海涛想挣钱买房,吴文超想证明离开父母也能过得很好,刘青是为了奔赴暗恋的女孩,易春阳是为了幻觉之爱。他们都是杀人连环扣上的一环,却不沾血,案件侦破一层层深入,最终直指凶手。掩卷思之,却发现真正的凶手是看似最不相关的徐山川,他才是最里层的那个核。幸而结尾处冉咚咚找到了徐山川谋杀的证据,让这起案件得以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局。

情感线却未必能如此清楚明晰,真相大白。冉咚咚与慕达夫曾经是极其相爱的,撕开种种不和谐表象,核心便是信任缺失。“信任就像一张通行证,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,对方做什么都可以放行。”身为刑警的冉咚咚在案件中看不到信任,敏感地将怀疑嫁接到婚姻中。

建立信任不易,毁掉却易如反掌,“人一旦开启信任模式,多少疑点都会忽略不计,一旦怀疑模式启动,那些不成为疑点的疑点,就会像他论文里的敏感词前赴后继地跳出来,在她脑海里嗡嗡地回响。”她爱慕达夫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“她知道要是一个人为你无原则地改变,那不是怕你就是爱你。”

可是她总不自觉地折磨他。“在别人面前她还是她,彬彬有礼和温柔优雅得体,但在她面前她变得多疑敏感易怒,看他的目光像两根直戳出来的棍子,仿佛她是她的嫌疑人。”她甚至能从慕达夫的文章里统计出系列数据,作为出轨的证据。慕达夫清楚知道:“现在,即使他连续做一百餐可口的饭菜,也听不到她半句的鼓励。她已经习惯了,习惯于他的习惯,且把他所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”他越来越爱猜测她的心思,给出她需要的答案,他明白她“要的不是真相”而是要她“想要的真相”,以至于他自己也模糊了很多事情的真相,“很多想法当初并不当真,只不过说着说着也就当真了。”冉咚咚病了,她自己知道,慕达夫也知道,所以当她说出离婚时,他同意了,给了她想要的真相。

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也病了,她明知道丈夫不忠,却抓住婚姻不放手。她一面享受他的侍候一面承受他的背叛,表面看那是爱恨交织,但深层里却是相互催化。“有时你需要爱原谅恨,就像心灵原原谅肉;有时你需要用恨去捣乱爱,就像适当植入病毒才能抵抗疾病。”

正如作者东西在《后记》里说的:“认知别人也许不那么难,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。”最大的悬疑还是人心。



《回响》 东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随意翻书

章铜胜

昨天夜里,读书读得略晚了些,匆匆下楼休息,并未意识到阁楼书房里的窗户忘记关了。今天早上去书房取东西,发现昨夜不去书房的窗户没有关好,书桌上的书也没有收好,书页被风吹乱了,翻开的地方,已经不在昨天读到的位置。看着桌上凌乱的书页,心里还是生出了些许感触。

我读书向来读得有些杂乱,很多时候都是兴之所至,常有随意翻翻的习惯,虽爱读、常读,仍改不了流于肤浅的毛病。时间久了,形成习惯,又觉得这般随心所欲地读书,反而少了一些压力和烦恼,还是随意翻书吧。

书桌上常放着几种文学杂志,都是自己喜欢的。有时下班回来,晚饭还早,便翻开杂志,读上几页。读到喜欢的内容,却常被妻的叫声打断,那是晚饭的时间到了,不能再扫上一眼后面的文字,不忍放下,也不好拖拉,便匆匆下楼。那一顿晚饭,便吃得潦草,总想快点吃好,像是一种敷衍。在零碎的时间里,随意翻开杂志,有时也会被吸引住,读得浑然忘我,这便是随意翻书的乐趣所在吧。

自己喜欢的书,通常是放在书橱容易取到的那几层中,方便随时取阅。有些已经读过多遍,还是会常拿出来翻翻。重读熟悉的书,像是访老友,没有初见时的拘谨,有随手翻翻的随意。多数时候,是不用从头再读的。即使是随手翻开,翻到任意一页任意一段文字,读起来,都是熟悉且喜欢的。顺着那一页那一段往下读,渐渐地,便入了迷,如初读般。我第一次读汪曾祺的《蒲桥集》,至今已经快三十年。从读《蒲桥集》开始,变喜欢他的文字,成了不折不扣的汪迷。此后买了不

## 精彩书摘

一个不幸的人,贫穷,残疾,孤独,由痛苦造成的人,世界不给他欢乐,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!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,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——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,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:“用痛苦换来的欢乐。”

——[法]罗曼·罗兰著、傅雷译《名人传》

通过生活,通过受苦,通过犯错,通过冒险,通过失去,通过给予,我推迟死亡。

——[美]阿娜伊斯·宁《阿娜伊斯·宁日记》

过了半日,天色已经西斜,只见两

个挑粪桶的,挑了两担空桶,歇在山上。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:“兄弟,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,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,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。”杜慎卿笑道:“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,一点也不差。”

——[清]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

心小了,所有的小事就大了;心大了,所有的大事都小了。看淡世事沧桑,内心安然无恙。

——滕征辉《民国大人物》



## 旧书如老友

李伟明

听得好几位乔迁新居的朋友说,搬家时,把家里的旧书全作废品处理了,只带了一些新书过去。这些朋友,和我年纪相当,基本上认为再等几年就退休,不需要坚持学习继续充电了,所以,业余也就不怎么看书了。

其实,很多人喜欢把旧书清理掉,哪怕并不搬家。有些是经常买书的人,书柜容量不足了,便以旧换新,让旧书给新书腾位子。

我爱读书,对旧书还有更深一层的感情。从某个角度来说,早年收藏的业已发黄的旧书,是我们求知途中的老朋友。一个人“好读书”的习惯,往往是小时候养成的,其中就少不了那些旧书的功劳。书籍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,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们的学生时代,读物不多,偶尔找到一本“闲书”,那真是如高尔基所说的,“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”。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经历,在图书品种繁多的今日,估计已很少有人能够体会。那时的图书来源,主要靠互相借阅。为此,爱读书的人常常省吃俭用也要买上几本书——自己手上有书,才增加了向别人借书的“资本”。此时拥有的图书,虽然至今已老旧不堪了,但它们就如患难朋友,最显真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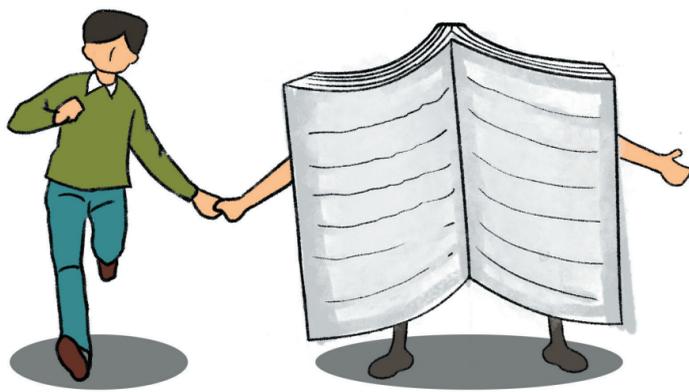
记忆中,我藏书是从连环画开始的。还不至于识字时,便喜欢收藏连环画,到了后来,自然而然喜欢上了其他图书,并希望手上的书能越来越多。早年在乡村上学时,只要有书进城,都会想办法到书店买一本书。那时的书店,图书品种实在少得可怜。物以稀为贵,每新添一本藏书,都如获至宝,没事时便拿出来看看。后来进城工作,这些书依然舍不得处理。有时想起昔日的阅读时光,总恍恍如隔世。现在看来,有些书并不高深,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我的影响不小,正是因为它们,使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写作,梦想着自己的文字也能变成印刷体,甚至形成一本书。

最令我回味的购书情景,也是购买旧书。记忆最深刻的有两次。一次是读中学时,某日,县新华书店运了一车旧书到学校来,放在

一间教室里出售。对我们乡下人来说,那真是平生仅见的盛事,面对书的世界,大家几乎震惊了。这些书,因为出版时间久,价钱显得特别低廉,即使按原价,也是非常合算的。可惜囊中羞涩,虽然动用了积蓄许久的“小金库”,但经反复比较之后,仍只购得一本《倒序现代汉语词典》。数年之后,在城里读大学,某年国庆期间,市新华书店清仓,大量的旧书按三五折出售,时间还维持了好些天。旧书本来就很便宜,折扣又低,真是重大利好。那些日子,有空就往新华书店跑,淘金人一般在书堆里寻找。那时依然贫寒,所幸有点稿费可以自由支配,不至于影响生活,于是陆续买了几十本书,我的收藏量瞬间暴增。记得其中一本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只花了几毛钱,但竟捡了一个大便宜。学校有一位老师也加入了淘书的队伍,每次扛一蛇皮袋回去,让人看了好生羡慕。只是,从此再也未遇到这等美事,倒是新书越出越多,书价也越涨越高,让人心动的书却并不多了。

旧书和新书相比,印制工艺自然较差,显得简陋、单调、土气。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差别。在内容上,旧书未必就陈旧落伍了。物质方面的事情,今人往往胜古人,文化方面则不见得。也许人们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了很多,但高峰则未必超越了前辈,否则,为什么我们依然把《红楼梦》视为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?很多书,其价值并不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贬值,多少年过去依然是精品,而且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经典。还有一些书,则因为出版时间久远,市场上已很难找到,对于读书人尤其是刚好有需求的人来说,它们更显珍贵。

旧书如老友,它们在我们刚起步时,就与我们相伴,给我们乐趣,给我们力量,为我们加油,就像那些知根知底、风雨同舟的老友,最值得信赖。一个人不管地位如何变迁,往往能在发小面前保持纯真。在我看来,对待旧书,不管自己如何“成熟”,不能忘却了那片初心,淡漠了那份感情,空间再紧张,依然得给它们留一席之地。



(江一尘 绘)

## 《在画乡愁》

内容简介:

本书是著名漫画家、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李昆武图画散文集。作者见证了日常生活、社会规则及传统文化的变迁,他将这些所见所闻转换成笔下一个个不受时间约束的中国,将个人、集体和社会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情感,游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,用一百多篇精湛、短小、自然、随性的优美散文,配以或黑白或淡彩的图画,诉说中国人悠悠岁月里的乡愁记忆。



李昆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《神箭手》

内容简介:

谁也不知道,木匠哲也曾是名震天下的神箭手,直到有一天,一个小男孩带领远道而来的陌生人前来挑战,陌生人张弓搭箭,轻松射中四十米外的一颗樱桃……《神箭手》是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作者保罗·柯艾略的新中篇小说。故事以射箭的每个步骤为引,诠释弓道的同时,暗喻生活的本质和为人处世之道,是一本如水清柔却又蕴含巨大能量的“人生之书”。



[巴西]保罗·柯艾略 著 郑涛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